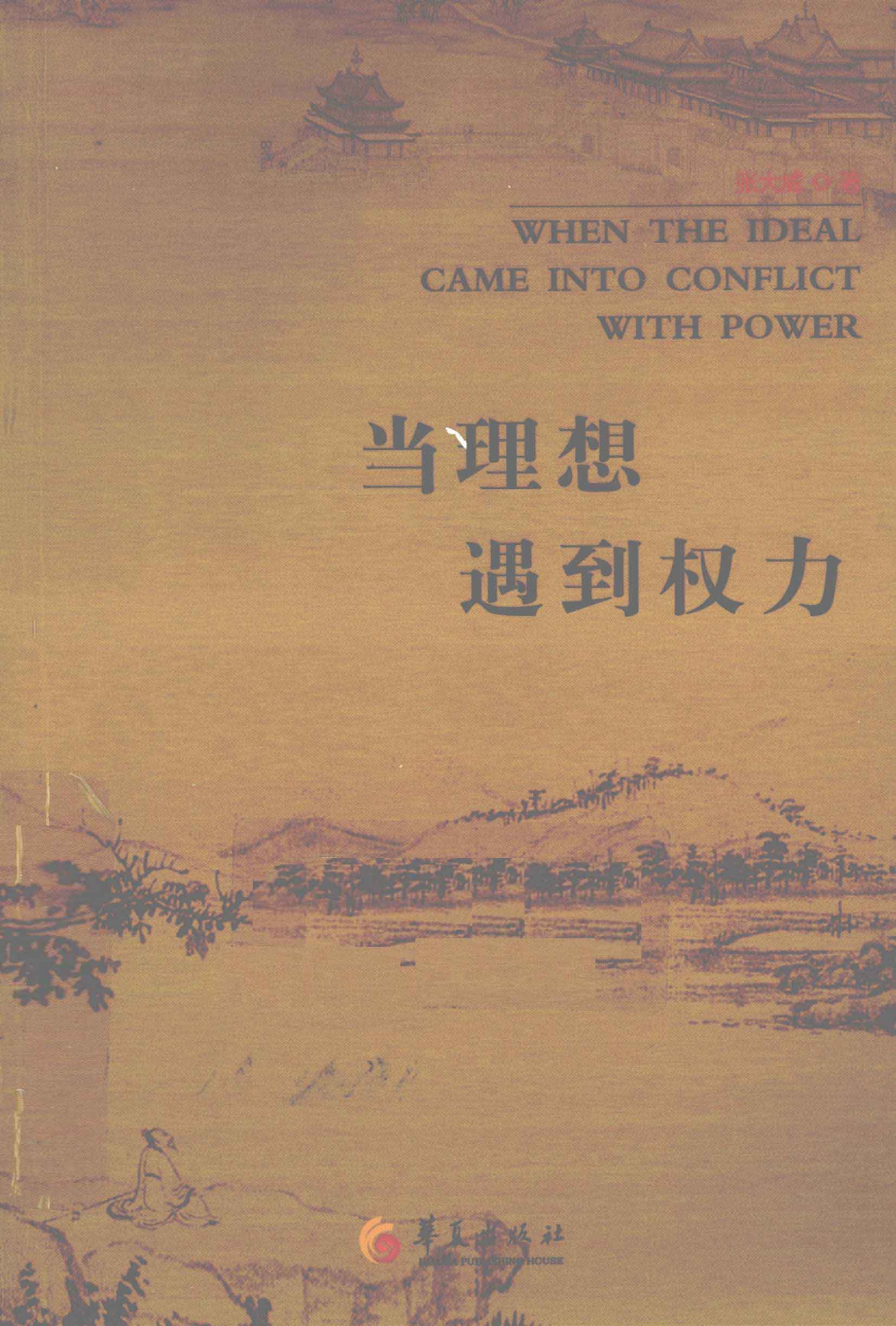




张其成 口述

WHEN THE IDEAL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POWER

当理想 遇到权力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当理想遇到权力

张大威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理想遇到权力 / 张大威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80 - 6556 - 4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历史人物 - 人物研究 - 中国
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K820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062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杨庄双欣装订厂装订

*

880 × 1230 1/32 开本 8.25 印张 插页 1 220 千字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纵横自有凌云笔

——读张大威的《当理想遇到权力》

古 耜

特立独行——儒家经典里浸透着褒扬的语词。时至今日，因为无数言说者随心所欲的轻置和司空见惯的滥用，它正在沦为空泛的能指和廉价的奉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语词落实到女作家张大威身上，一切竟显得名至实归，甚至相得益彰。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位喝着辽河水长大的北国才女，尽管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拜物大潮和消费语境，但是始终不改视文学为理想、为生命的初衷，依旧坚持从道义、良知和真情出发，以不趋时尚、不随流俗的态度，孜孜矻矻地从事散文随笔的创作，就中探求灵魂的壶奥，追询人性的归宿，揭示生活的底蕴，进而构建个体与时代、与他人的坦诚交流和深层对话。于是，我们在作家笔下看到了一系列极具精神高度和文学质感的散文随笔作品。这当中，有植根于经验世界的乡土抒写，有忠实于内心风景的直抒胸臆，而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显优势也更见功力的，则是作家陆续捧出的那些以古代文人为审视和表现对象的人物列传式的篇章。

纵观中国文学史，以散文笔法书写历史人物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屈原列传》，到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再到苏轼的《贾谊论》、《晁错论》，直到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条在变化中行进的线索清晰可见。即使到了狂飙突进、革故鼎新的现代，仍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冯至的《杜甫传》等，以传记的面目，顽强地延续着中国散文透视历史人物的文心血脉。张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以至20世纪90年代以降，整体呈现异军突起之势的诸多历史文化散文，从

纵横自有凌云笔

根本上说，是一批学养丰厚、勤于思考的作家，立足于新的历史和精神制高点，回望并重估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这决定了大威的作品所展现的人物画卷，必然包含着两种元素和两个维度，即一方面是作家从文学遗产中拿来的古代与现代传记散文的精神意趣；一方面是作家得益于时代馈赠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视角与历史识见，以及其相应的学养、才情与创新意识。这两种元素、两个维度，相互交织而又彼此生发，不仅给散文这种“白发三千丈”的古老文体注入了新鲜而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一种深刻的思想启迪、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留给了众多读者。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值得我们为之瞩目和留心。

第一是视野开阔，内容充实。大威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散文，采用的是一人一篇、一篇一传的基本体例。乍一看来，这似乎比较容易驾驭和把握，但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其中自有不小的难度。不是吗？文人之为文人，在于他们生命中负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又与文人的身世、交游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后世作家要想准确而生动地描写某一位古代文人，就不仅需要熟悉他的创作和文本，以便“以意逆志”，而且必须了解他的经历、阅历，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从而“知人论世”。此时此刻，读书和学养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正所谓：“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严羽《沧浪诗话》）而在这方面，大威堪称胸有成竹，独具优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原本腹笥充盈，占有颇丰；围绕锁定的对象，她又做足了案头功课，这使得她妙笔写就的古代文人系列，呈现出渊赡质实、磅礴恣肆而又举重若轻的大气象。不妨一读《李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该文聚焦秦丞相李斯，一副笔墨不仅圆通周遍，准确勾勒和深入剖析了这只富贵仓鼠的内心世界和性格逻辑，而且斜出旁逸，很自然地阐发和评论着他与荀况、韩非、秦始皇等人的微妙关系，以及他在“秦王逐客”、“焚书坑儒”、“间杀韩非”等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而最终揭示出李斯其人于历史上所扮演的利欲熏心、助纣为虐的角色，以及其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不啻是一次中国封建社会与帝王专制的全面解读。《不

许作诗》由北宋政和年间宰相何执中代拟禁诗诏书说开去，穿插讲述了“元祐党祸”引发的来自朝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围剿，宋徽宗赵佶的偏嗜风雅、沽名钓誉以及落难出真情，苏轼的文途坎坷与名声远播，帝王自己对禁诗条律的旋立旋废、随心所欲，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传递出宋王朝特有的文化景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社会艺术生产的生动写照。还有《司马迁：活着的理由》、《李贺：命薄诗亦薄》、《屈原：忠魂悲歌》、《曹植：才高八斗难为用》诸篇，均于开阔的时空里，既谈人格，又衡文品；既钩沉历史，又月旦文林；既旁征博引，又取精用弘。一时间，通古今之变，蔚为壮观。面对如此这般信息与知识的盛宴，读者自然会敞开感官，大快朵颐。

第二是思想敏锐，识见超卓。无数创作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历史人物散文，固然需要“入乎其内”——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与社会镜像，捕捉到并梳理出既定对象的命运轨迹与精神特征；但更须做到“出乎其外”——拉开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放出作家得之于时代的新的观念与尺度，重新考量、发掘和评价既定对象的多重意义。对于作家的超越和作品的提升而言，前者只是必要条件，后者才是根本所在。大威无疑深谙此理，她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恰恰自觉实践着这种“入”而后“出”，力辟新境的原则，其中若干篇章坚持从前人止步的地方起步，颇见作家锐意进取的苦心。譬如，在已有的文学知识谱系里，诗人杜甫的形象大致被定格为忧世伤时和悲天悯人，而《杜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一文，却偏偏抓住他心系廊庙、志在上林的一面展开描写。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迥异于此前但又确实存在过的、被名缰利锁羁绊和愚弄了一生的杜甫，其中包含的作家的叹惋与否定，很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深思与回味。同样，东晋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由、闲适姿态久驻文学史，而一篇《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则从这种形象的背面下笔，写尽了其自由之中的限制和闲适里面的窘迫，从而使人物走向立体、丰富和真实，同时也告诫人们，必须直面物质的挤压和生活的严峻。与杜甫、陶渊明相比，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孔子形象，显然更为复杂，且越来越复杂。与此相照应，《孔子：比烟花更寂寞》则选择了多维的评价

机制与辩证的审美态度，即透过主人公悲喜交加、变幻不定的行为——既批判他的急功近利，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既理解他的委曲求全，又鞭挞他的食古不化，进而表达了一种睿智而通达的观念：“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人，谁都没有权力向历史要得更多。伟大如孔子，也不能要得更多。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显然，这种开放式和复调式的作品主题，更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启示性。

第三是文笔摇曳，叙述多彩。历史人物散文既然是散文，便无疑属于文学的一种，便必然要体现语言艺术的特质。以此为前提，散文家撰写历史人物散文，虽然离不开知识学养和理性思考的支撑，但是这一切在语言表达层面，却必须转化为审美的形态，必须保持感性的魅力，借用西哲的话说，就是要“始于喜悦，终于智慧”。对于这点，由文学创作一路走来大威，自是心领神会，驾轻就熟，反映到文本中，便呈现为缤纷多彩、摇曳多姿的语言文字的品质感与表现力。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说是“闲云作雨小隐书山”，是面子上好看一点儿，堂皇一点儿，像样一点儿。幽槛静室，墨香盈鼻，坐拥书城，再有红袖添香，真的是好不风雅啊！可是堂堂男儿生于天地间，做一寻章摘句面壁多年的老雕虫，皓首穷经，批注的狼毫已秃，述作的樵斧已烂，还是一事无成，这有何意义呢？是为学问而学问吗？这样的人在古希腊文化中可能有，在中华文化中根本没有。我们的文化从来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们是为仕途而学问的。我猜想，不是谁要隐于书，而是他们不得不隐于书。他们或是为形势所迫，被逼入书中；或是为了苟活，自愿遁入书中。

——《“闲云作雨小隐书山”》

与它不期而遇，读者需要仔细分辨作家的用心和命意，旋即会生出褒贬叠加、五味杂陈的感觉。而如此效果之产生，则得益于作家将正说与反讽巧妙嫁接，融为一体，进而酿成了一种“春秋笔法”，一种叙述的张力。

再如，生活中的大威并非长于调侃，有时甚至失之严肃，但作

品里的大威却偏偏挥洒着幽默的特长。她的若干篇章和段落都不乏善意的嘲讽或含泪的微笑，从而为深沉、冷峻的文字背景注入了必要的温情和暖意。还有，大威的叙述文字固然保持着睿智和清醒，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又明显浸透着女性特有的丰沛的感韵，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譬如，她这样写孔融小女儿的被害：

一个七岁的女孩面对死亡竟是这般的冷静，这般的睿智，这般的从容，这般的大度，甚至是这般的“看得开”。死亡和她春风中花苞样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协调，她需要的是活，她的生命还要吸吮甘甜的春水，沐浴朝霞的虹影，倾听晚风中的牧笛声声。她要像一支洁净的白莲花摇曳在青色的涟漪上，她要长大，她要恋爱，她要嫁人，一个锦衣少年，正在远方悄悄地成长，悄悄地等着她，他手中的红嫁衣已在风中妩媚地飘扬……

——《孔融：脚边洒满儿女的血痕》

应当承认，这样的文字有足够的力量将读者带入规定的情境，就中感受生命的美好和杀戮的残暴。

对于文学，大威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 and 赤诚之心，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她也一向是取法乎上，力臻高格。为此，她一再邀我给些“指导”或提些建议。“指导”自然非我所能，但建议倒可略加申述：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重在现象分析与价值重建，从中国宏观的文化背景看，当属宋学一脉，走的是“微言大义”的路子，这自然有利于作家纵横捭阖，充分调动不凡的才情与刚健的笔力，但倘若节制不够，一味铺陈，也容易失之单调，甚至会流露些许空泛。惟其如此，我觉得，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如能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同时，掺进适量的“鲁鱼亥豕”的考订，即在宋学传统里融入一些汉学的功夫，破译一些古代人物迄今尚存的谜团或疑点，文章庶几会更见厚重，也更便于凸显自己的个性。在我看来，历史人物散文是散文，但已不是普通的散文，而是特殊的散文。这种散文的理想境界，恐怕已不是单纯的情真意切或文字华美，而是当年桐城派散文家倡导的义理、考证与词章的三位一体，三美合璧。不知大威以为然否？

纵横自有凌云笔

我和大威无缘共一城风雨，只是因为散文，才相识并相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交流心得，切磋技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结为《当理想遇到权力》一集，将由华夏出版社付梓，作家嘱我写一短文，作为序言。论学养才情，我自然愧不敢当，但想到过从和友谊，似乎又不遑多让。况且在一个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文学环境里，真正的文学朋友是需要相濡以沫，彼此鼓励的。于是，我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大威新著面世的由衷祝贺。但愿它不是郢书燕说，也不会佛头着粪。

辛卯季春急就于滨城

目 录

纵横自有凌云笔(代序)	古耜(1)
孔 子:比烟花更寂寞	1
宰 我:孔子耳边的一只牛虻	18
屈 原:忠魂悲歌	27
李 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	36
司马迁:活着的理由	44
蔡 邕:历史不会沉默	56
曹 操:脸一天比一天白	61
曹 植:才高八斗难为用	73
孔 融:脚边洒满儿女的血痕	85
祢 衡:碎裂之美	92
杨 修:白猴的映象	99
嵇 康:孤松折	107
郭 象:剽窃也是一种文化传统	118
潘 岳:一枝虫蚀的花	120
陆 机:飞蛾扑火的哀痛	130
刘 琨:悲情才子	143
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	153
杜 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	162
李 贺:诗薄命亦薄	174
李商隐:夹缝人生	182

贯 休：“不添一州”	193
苏东坡：个性飞扬任平生	195
沈德潜：盖棺亦不能论定	208
诗瘾	211
不许作诗	221
朱皇帝与文人	230
“闲云作雨小隐书山”	236
未必位高才亦高	238
皇帝之间的文学对决	242
文人小节	246
如何入史	248
后 记	251

孔子：比烟花更寂寞

在中国历史上，最寂寞的人就是孔子——那是在他生前。在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人也是孔子——那是在他死后。

然而，死便是死了。死后的哀荣，立塑像，当“神仙”，进庙宇，嗅香烟缕缕，受叩头如捣蒜，自己的“言”成了“经”，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都是别人的事，是统治者的事，对于孔子自己则没有多大意义。死亡拒绝了意义，身后名是活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竖起的一面旗帜。它在风中哗哗作响，起着道德训诫和标杆的作用，它是在警示活人如何活。而黄土陇中的皮囊枯骨，蚁噬虫咬，土蚀水浸，已化寒灰，何伤人事，又何喜人事？尘世玩什么把戏，什么花招，其实都与他无关了。

一、无人理睬，叛乱分子抛媚眼

孔子最大的寂寞是他的政治主张没人买账，没人识货，没人施行。我们在这里做一种乐观的假设，孔子的政治学说是一堆生命力极旺盛的金种子，可没有试验田供他试种，也是白搭。脱离土地的种子与石块区别不大，它们都不会呼吸，也没有开花结果的生命历程。不能否认，孔子的学说包含着巨大的道德元素，但其中“术”的成分多于“道”的成分。这种学说的创立，是给政治精英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的，不是单纯为了道德修炼。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成立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德社团。他们努力“内圣”，是为了把“内圣”的精神成果转化成“外王”的物质成

孔子：
比烟花
更寂寞

果，“内圣”的对象化是“外王”。至于后来的清风穷儒、齷齪细儒、冬烘腐儒、方巾酸儒等，已是儒家理想的末流了。儒们自己哪个不知，“内”再“圣”，不能“外王”，也是一个虚。在中国，精神领袖和权力领袖历来是合二而一的，没有权力的精神领袖，其“精神”也难以传播久远。思想的正确传播途径应该是自由和信仰，在中国却借权力和强制传播，这听起来荒唐可笑，然而孔子的思想正是借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成了国学。

哀莫哀兮，孔子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乱世用重典，他的仁政不合时宜。他想做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大人物，“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天生孔丘何用？然而奴隶社会土崩瓦解了，在许多市侩、政治骗子、谎言家、赳赳武夫得志之际，在许多成功人士于王事鞫鞫、席不暇暖之时，最想参政议政并在参政议政中克己复礼，实现周文王、周武王美政的大师级人物孔子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在那里干呆，有劲没处使。表面上看，孔子忙，甚至可以说忙得团团转：他开办学校，招收了大批弟子，每日里前呼后拥；他奔走列国，他为世道人心的江河日下着急上火。可是这种“忙”都不是他心中所要的那个“忙”。孔子所要的“忙”是找到一块国土，辅助一位国君，建立如文武时代的那样一个周。孔子对做名儒、名士都不感兴趣，他要做的是名臣。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一团糟，的确挺需要名臣的。据传孔子曾经删修鲁史官所记的《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看情形是金瓯片片碎，奴隶主贵族阶级忽喇喇似大厦倾。沧海横流，是要出英雄的。孔子就要做这个英雄，他要写天地这篇大文章，他要补天济世，他要日月所照之处皆成乐土，他要天下君王皆遵周制，他要刳尧采薪之人皆明礼义，他要儒家恩惠泽润众生。伟哉，孔子！壮哉，孔子！可惜，他一件也做不到。他只能干瞪眼，瞎着急，徒呕心血。孔子在历史面前是个迟到者，不合时宜者，逆

潮流者。他想做的事,不是他不能为,而是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为了。他或许应该选择沉默和缺席,但选择沉默和缺席,又不是孔子了。孔子选择的是“在场”和“出席”。在时代的长餐桌上,他拼命地要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刀叉。胡适有诗云:“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暂且不论胡适的诗高明与否,这首诗确实是孔子一生的生动写照。儒,本来就是一种职业——为他人办丧事的一种职业。这使儒们的血液里存在着一种实干家的执拗和吹吹打打的喧哗浮躁成分。

孔子不会选择寂寞。

不幸的是寂寞选择了孔子。

为了打破这寂寞,他甚至曾经动过要和两个叛乱分子合作的念头,异想天开地想把叛乱分子所据的蓁尔小城变成“郁郁乎文哉”周的复兴之地——丰、镐那样的地方。其实这也不能怪孔子,当是时,那些有实力的大国,哪个会让他拿自己的国家开玩笑,做西周死灰复燃、枯树复生的试验田?在春秋末年大多数政治家和隐逸人士的眼中,孔子和他的学派是天真幼稚的,是滑稽可笑的,是不切实际的。《史记》载,孔子因鲁乱而奔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齐景公一时冲动,想把尼溪的田地封给孔子。清醒的宰相晏婴及时地制止了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这就是春秋末年一流政治家晏婴对儒家的活灵活现的评价。齐景公听了晏婴这样一席话,还会把半寸土地封给孔子吗?

孔子一门心思卫道,一门思想回到过去,他是多么怀念文王、武王时代的周啊!大地上没有这样的周,孔子也要梦出这样的周。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中,最能“逆天行事”的有两位:

孔子：
比烟花更寂寞

一位是孔子，一位是诸葛亮。此处所谓“天”是指规律，天道不可能让文武时代的周王朝在奴隶制日渐瓦解的春秋末期重现，天道也不可能让平庸刘备、愚蠢阿斗在三分天下的华夏大地上光复汉室。但中华民族中最聪明的两个人，都尽毕生精力悲壮地向成功的相反方向走去，他们孤独而高大的背影，给历史留下多少苍凉的色彩，多少多义性的启示。

孔子整日做着周朝梦，哪里会有机会让孔子圆这个梦呢？

忽然就有一个媚眼飞来了。

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是季氏的家臣，鲁定公八年，因不得意于季氏，在费邑叛乱，扣留了季桓子，召孔子前往。孔子每日里念兹在兹要“克己复礼”的“礼”，是一种不可摇撼的包括法律、道德、生活习俗等在内的等级森严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中，“犯上作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公山弗扰的定位应该是乱臣、贼子、小人、粪土。物以类分，人以群聚，怎么想孔子也不该和叛乱分子混在一起，打成一片。为什么只有叛乱分子在闹事时才想到召他，为什么光明正大的人士并不召他？这让人伤心，郁闷，让人难为情。他自己说：“德不孤，必有邻。”他肯定是品德芬芳的，但他的“邻”怎么会是公山弗扰之流呢？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孔子太寂寞了，太着急了，太没抓挠了，他像一个在沙漠中踽踽独行，口渴得即将倒毙的人，面前哪怕是一杯鸩酒，他也

要抢过来解渴。至于他自己是否有战胜这杯鸩酒的法力，是否会被这杯鸩酒毒死，他都不再考虑了。他似乎要以自身的堕落去拯救时代的堕落。波德莱尔说：“一位非常杰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傻瓜。”在此事上如是评价孔子，一点儿也不为过。

当子路对他的选择表示不满时，他还狡辩说，他要使文王、武王之道在费邑这个叛乱分子盘踞的弹丸之地复兴。谁都听得出来，他这是痴人说梦。时代变了，人心变了，江山都变了，只有孔子不变，牢牢地把握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顽固地静止在周朝梦里。重造周的机遇已经等于零，只有飘零一生的孔子，累累如丧家犬的孔子，把南墙撞出个大窟窿也不回头的孔子，还对着这个“零”摩挲不已，怀念不已。连周王朝自己的子孙都已把拂拂仁风变成了血雨腥风，在萧墙之内相互残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子偏偏就要“易”这个天下，但他完不成这个历史使命。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然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政治理想，需要许多年后一位雄材大略的帝王和一位聪明狡狴的思想家的联手合作。

孔子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

其实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难以看到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到来，时代给予他们的往往都是冷遇、蔑视、低估和抗拒。

公山弗扰之召，由于子路的阻挡，孔子没有成行。照理说，苍蝇应该往厕所里飞，蜜蜂应该往花丛里飞，也不知叛乱分子到底看中孔子哪一点了，就喜欢黏上他。几年后，晋国大夫赵简子的中牟长官佛肸在中牟叛乱，也召请流亡在外的孔子和他共事。与上次费邑事件如出一辙，孔子想前往，又是因为子路的阻挡，孔子没能成行。孔子这次也为自己蠢蠢欲动的心狡辩了一回，但因无新意，此处不引。

公山弗扰与佛肸的召唤，犹如一阵缭乱的风，在孔子的心中掀

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庆幸的是，他的双脚终于没有迈入泥淖之中，他没有和叛乱分子纠缠在一起。

二、子见南子，心中苦味几人知

街市上繁华如锦，千千万万名利客熙来攘往，孔子仍然亢奋，眸子炯然，脚步翩然，汲汲然，陶陶然，带着弟子们到处乱转，但结局多么令人伤心，基本上是白转呀！那些国君们都是睁眼瞎，根本没人搭理这个贤人。就是搭理他，也不是因为道相同而相为谋，把自己的地盘拱手让给他，让他在这里培育一个圆满的周朝梦，只是想借助文化名人效应，把他当招牌、清供，和他混在一起，使自己看起来像个有文化的王，是附庸风雅的路数。孔子无法顾及这些，只要有人抛媚眼，他便飞快地跑去，跑去见他本不愿见的人，做他本不愿做的事。

孔子在卫国便与紫衣魅影的南子周旋了一番。

卫灵公夫人南子，是《论语》中唯一一个有名字记载的女性，貌美但名声欠佳。她见孔子时，环佩玉声璆然，至今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她见孔子时，紫衣魅影飘飘，至今撩人遐思，欲说还休。

子见南子，南子的衣服是何颜色？是天空的幽蓝，春草的翠绿，小溪的青碧？不，皆不是。南子服装的颜色定是紫色——那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孔子的时代，紫色不是正色。所以无论南子当时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在孔子与崇拜孔子的人的眼里都该是紫色。其人不正，其衣服颜色焉能正？这符合孔子一贯的道德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南子虽贵为卫灵公夫人，是“寡小君”，但仍然是女子，是女子总是不大好的——女子确实不大好，这是古今中外历代英雄所见略同的事。

南子的紫衣魅影原本只在卫国宫殿中瞎晃悠，她唱一曲香歌，